

明月度关山

下部

舞清影 著

卷一

舞清影
著

明月度关山

下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月度关山:全2册/舞清影著.-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8.8

ISBN 978-7-5321-6760-9

I. ①明… II. ①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第145602号

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数字出版领域资金扶持

发行人:陈征

策划:林庭锋 侯庆辰 李霞

责任编辑:于晨

网络编辑:汤江 王凤霄

美术编辑:丁旭东

书名:明月度关山:全2册

作者:舞清影

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行: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刷: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22.25

插页:4

字数:592,000

印次: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760-9/I · 5398

定价:78.00元(全2册)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20 明月，我喜欢你

元旦节一过，新的一年来临。高冈小学在明月的带领下，各科课程进展顺利，明月发现这些山里的孩子非常聪明，求知欲也特别强，所以，她常常利用课下时间给学生们补课。

花姐儿也常来补课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她的语数英测验成绩，有了小幅度的提高，这让明月生出很强的成就感。

周五这天，郭校长去县里开会，说好了晚上不回来。下午放学后，明月正领着几个留校的学生在班里补习英语，忽然，院子里传来几声急促的喊声，“郭校长——明老师——”

明月放下课本，走到门口，拉开教室门。“董晓东？”看到外面像只无头苍蝇似的乱转寻人的董晓东，她的心腾一下提溜到嗓子眼儿。

董晓东看到她，恐惧慌张的神色倏然凝固。“关……关山他出事了！”

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，可当明月看到躺在宿舍床上，脸色灰败如土的关山时，眼泪忍不住就淌下来。这个傻人，帮人的时候就没想过自己的安全吗？从那么高的屋顶摔下来，又恰好摔到伤腿，他该有多疼呢！

明月第一次走进关山的宿舍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她会看到这样令人揪心的情景。关山躺在狭窄的军用单人床上，身上盖着一层单薄的军用棉被，屋内温度极低，不知是疼还是冷，关山双目紧合，脸色灰败如土，平常总是露着一线洁白的嘴唇现下紧紧抿着，成了一道黑线。

尽管她蹑手蹑脚进来，可关山还是第一时间睁开眼。看到宿舍门口立着的人影，他显得过于空洞的眼睛里赫然亮起两簇火光。“明……明……”

明月低下头，用手背抹了下湿润的眼角，脸上挤出一抹笑容，走过去，佯装不了解情况的样子，关切问道：“我听董晓东说你摔了，摔哪里了？要紧吗？”

关山的嘴唇干涸起皮，动一动就有血丝从里面渗出来。“不打紧，死不了。”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明月，可以说是一眨不眨。

明月却被他的回答给气笑了。“在你看来，只要死不了，就没事，是么？”关山无力地笑了。

明月嗔怪地瞪他一眼，转过头，想找纸巾给他擦擦嘴上的血迹。

“找……找什么？我帮你……”他挣扎着想坐起，却被明月一把按住，“你别动，老实躺着，我去拿条毛巾。”

关山倒在床上，看着明月窈窕纤细的身子轻轻一旋，消失在门口。他的额头迅速浮起一层细密的汗珠，他隐忍地狠咬下牙根，抵御腿部钻心般的剧痛。

他今天失误了。修屋顶，他从六年前就开始做，早就驾轻就熟，可这次却……他承认，是他当时思想抛锚，望着远处的学校，思虑太重，才导致自己分神跌落，发生这起不应该发生的事故。

偏偏管片的通讯线路出现故障，董晓东临危受命，不知道能不能拿得下来。关山忧心忡忡，痛恨自己无能的同时，又担忧着深夜外出工作的小董。只是没想到她会来。刚才睁眼看到明月，那一瞬间，他以为自己还深陷在梦境里，没能醒来。

自从元旦见到她的男友，他就再没去过学校，一周了，除了待在转信台，他就是去大山里转悠。看他维护过的线路，看他亲手栽下的小树，看夜色中闪闪发亮的鹤河冰面，看断崖之下浩浩山风吹拂过的秦巴深山。就连她给小董补习的两晚，他也找借口避开了，不见面，也许就能不再想念。

从未谈过恋爱的他以为会是这样，可今天，当他站在高高的木梯之上，看到学校那黑色的瓦顶，土黄色的墙面，他的心口忽然掠过一阵尖锐的疼痛。就这轻微的一恍神，他竟失足踏空，从几米高的木梯上跌落下去。饶是他身手敏捷，应变机能比普通人发达，可落地时还是没能避开受过伤的右腿。

痛入骨髓，是他应得的惩罚，他谁也不怪，怪只怪自己无能，怪只怪自己懦弱。他以为，性格坚毅如他，定能强大到控制自己的情感，做到不去僭越，不去打扰，可谁知，只是隔空相望的一瞥，就让他尝到了痛苦的滋味。

脚步声近了，空气里氤氲着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是她的气息，像山花一样令人舒服的味道，恬静而又温柔。他微微睁开眼。

“你在发烧。”明月摸了摸关山的额头，火烫的温度令她蹙起眉头。

脸色潮红的关山轻声嘟哝：“晓东……”

明月知道他担心深夜外出工作的董晓东，她安慰说：“小董能应付得来，你别担心。”

关山阖上双眼，轻轻点头。

明月一手托起关山的脖子，一手拿起桌上的水杯，“喝点水，关山。”

关山的意识不十分清醒，他全凭本能，咽下一口热水，却不小心被呛到，表情痛苦地咳起来。

明月赶紧把他放下，用毛巾擦去他唇角的水渍。

这样下去不行啊，要赶紧给他退烧。外面的厨房放着花奶奶给的草药，她已经在砂锅里煎煮上了，不过，光熬草药就要半宿，他现下高烧不退，等不及这碗草药。

“没有退烧药吗？”明月起身在宿舍里翻找起来。

这间宿舍简朴得可以，只有两张军用单人床、一张书桌和一个铁皮柜。

找了半天，药没找到，却碰翻了书桌上排列整齐的书籍。明月一边归

整，一边喃喃念道：“《盛世狼烟》、《联合作战理论》、《世界各国特种兵》、《苦难辉煌》、《部队通讯兵技能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孙子兵法》……” 嗨，这两个人看的书还挺杂。

无意中翻开扉页，却看到书籍右下角，写着一排字迹工整遒劲的钢笔字。“关山。2011年5月13日购于川木县新华书店。”是他买的？明月翻开其他几本书，无一例外，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签名和购书日期。明月回头看了看昏睡中的关山，眼底浮上一层赞赏敬佩的雾气。

找了一圈没找到药，只找到一瓶酒。60度的“烧刀子”，拧开瓶盖她就被辣得眯起眼睛。物理退热。实在没办法的办法。

她在碗里倒了一杯白酒，兑了四分之一的清水。她看着烧得混混沌沌的关山，用力吸了口气，给自己打气，“没关系，明月，你是为了救人，不是故意要流氓。”

她闭着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睁开一道缝，把关山扶起来，然后脱他的衣服。上衣好说，外套脱掉，里面还有一件军用绒衣，她把衣服撩起来就成，可脱裤子……真把明月难为到了。

再为难也要做，比起关山为她做的那些事，这简直就是小儿科。

关山里面穿着条深绿色的绒裤，一看就知道是部队发的军品。明月犹豫了一瞬，脸色绯红地伸手插进他两侧腰际，向下褪着绒裤。

短短的几十秒，硬生生累出一身汗。尤其当她看到关山渐渐露出端倪的蓝色平角内裤时，她猛一下闭上眼，将头扭到一边。

拼命深呼吸，几乎要把肺给折磨疯了，她才稳住心神，转过头，看着依旧沉沉昏睡的关山。

她用被子盖住他近乎赤裸的下身，然后用毛巾蘸着碗中的酒精，在他的手心、腋窝和上臂内侧、前胸、脚心等处用力擦拭起来，每个部位持续两分钟后，她放下关山的绒衣，用被子盖上，然后抿着嘴唇，撑着绯红羞涩的脸庞，继续擦拭他的大腿根部，可能这一处格外敏感的缘故，她的

毛巾刚一碰到，他就战栗起来。

她吓了一跳，差点把毛巾扔了。可他只是抽搐了一下，又昏睡过去。

明月拍抚着心口，喃喃道：“吓死我了。”

她用毛巾蘸满白酒继续擦，谁知刚触碰到他的肌肤，动作却突然一顿。她看到他右腿上部，靠近腹股沟的地方，竟然有一道颜色发红的疤痕。她试探着向下扒了扒他的绒裤，那道疤痕居然还在。她一直把裤子褪到膝盖下面，才看清那道疤痕的全貌。

从大腿根一直延伸到膝盖上方，足有十几公分长。狰狞恐怖的伤痕此刻通红肿胀，想必这次是伤上加伤。明月的眼底浮起一层雾，她沿着腿部向上，居然在他的腰后侧，又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疤痕。

这个人是铁打的吗？早知道他受过这么重的伤，说什么，她也不会让他背着她上山下山。当时每走一步，应该就是踩在刀尖上，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疼痛，他是靠着什么信念熬过去的？

“明……明月……”

明月一怔，朝他望过去。

他双目紧阖，呼吸急促，显然还未清醒。“明……明月……我……我喜欢……你……”

上海南郊，虹宫别墅。

夜色深沉，阿元蹑手蹑脚地走进别墅二层装修典雅豪华的主卧套房。

面色苍白的慕延川偏着头，躺在欧式木床上面，身子一动不动。

以为他睡着了，阿元将脚步放到最轻，走到床头处，观察着静脉滴注的速度。

“阿元。”

阿元吓了一跳，他赶紧弯腰，低声询问道：“您没睡？”

慕延川转过头，看着他，语气幽幽地说：“你没弄错吧，那天在高冈，

你拿走的筷子，确定是明月的？”

阿元表情严肃地点头，“我用人格向您保证，绝对不会错。”

那天吃过饭，他趁人不注意，赶在农妇收拾餐桌之前，拿走了明月用过的木筷，之后，他陪着慕延川驱车赶回上海，在权威鉴定机构做了DNA亲子鉴定。

结果…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那个心灵手巧、笑容甜美的漂亮姑娘明月，竟不是慕延川的女儿。

结果出来后，不止慕延川不相信，连他也无法认同那份报告上的结论。

明明穆婉秋的日记上是这么写的，难道穆婉秋在骗人！

“那就错不了。我是个失败者，阿元，生活的失败者。”慕延川声音低哑，神色凄惨无比。

阿元看不下去，上前握住慕延川的手，气愤不已地说：“还不是那个穆婉秋，用日记误导您上当，害得您亲自跑了一趟高冈，回来就病倒了……”

“阿元。”慕延川蹙着眉头，目光严肃地看着阿元。

阿元瞬时收声，他知道，自己不小心触碰到了慕延川的底线。

慕延川的底线，就是穆婉秋，曾经化名为慕容菁同慕延川有了情感纠葛的女人。

“以后不许你再说婉秋半点不好，记住了吗？”慕延川道。

阿元的嘴唇翕合了一下，起身，垂首肃立，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嗯。你出去吧，有事我再叫你。”

阿元说好，他退后走了两步，又停下，神色谨慎地询问慕延川，“慕总，您当初允诺捐给高冈小学的一百万，还捐吗？”

慕延川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，“捐，当然要捐。你明天就把这件事办了。”

阿元的眼神有着不赞同，可他不敢再说什么，只能应下退了出去。

待卧室恢复平静，慕延川才低声喃喃道：“说到底，那也是小菁你的女儿，你看重的人，我自然要护着……”

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关山退烧之后，才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以前巅峰时期差得不是一点半点。

老骥伏枥，烈士暮年。他才三十岁，就生出了历尽千帆的沧桑心境。

腿伤稳定下来之后，他就下床开始活动，不能动右腿，他就单腿蹦着走，好在董晓东给他做了个简易拐杖，解决了他的大问题。

说起董晓东，这次的表现真是令他刮目相看。不仅独自完成维修线路的任务，还学老实了，除了日常工作外，他基本上待在转信台，做饭，洗衣，学习，照顾他。就像是新兵蛋子从新兵连历练后下连队，忽然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变得让家里人不认识了。

“晓东，晚饭吃什么？”关山拄着拐杖走出宿舍。

董晓东正在案板上切菜，看见他出来，赶紧丢下刀，过来扶住他。

“花奶奶不是让你多躺两天吗？你咋总不听话呢！”

关山笑了笑，揉了揉董晓东的脑袋，“再躺下去，我就发霉了。”

董晓东扶他到餐桌边坐下，然后又回去切菜。“关站长，晚饭咱们吃煎饼吧，我刚跟明老师学的，挺简单的。”

关山一听到明老师这三个字，眼睛赫然一亮，他眼神渴盼地看着董晓东，问道：“你下午去学校了？见到明老师了？”

董晓东翻了个白眼，这不废话吗！考虑到关山的感受，董晓东换上笑脸，扭头说：“见到了，我去的时候，明老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大冷天的，她的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，一边呵气，一边拧衣服。”

“你怎么不帮忙？”关山急了。他一想到那个揪心的画面，觉得自己的手也跟着疼。

董晓东在心里鄙视了关山无数次，但脸上还是带着笑，“你咋知道我没帮忙，我是那么狠心的人吗？我不但帮她拧了衣服，还帮她上房摘辣椒串，我……”

“她还要上房？”关山差点没站起来。

董晓东的眼角抽搐几下，声音弱弱地说：“不是没上嘛，我帮她上了。”

关山的表情愈来愈严肃，突然，他重重地拍下桌子，大声吼道：“不行，我得赶紧好起来，晓东，扶我起来，我要回床上躺着去！”

董晓东这一次不仅眼角抽，嘴角也开始抽。他皮笑肉不笑地上前扶起关山，“我看你是想明老师想疯了，她不来，你的魂儿都要跑学校去了。”

关山表情一凝，抓着拐杖的手指紧了紧。小董说得没错。他是想明月。想得发疯发狂，想得满脑子都是她嫣然的笑脸，她的气息，她的歌声……

可她却像是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一样，忽然就不见了。自打摔到腿那天见过她，此后的几天里，再没看见过她。小董说她曾陪护了他一夜，他也完全没有印象，只是第二天退烧苏醒时身上有一股酒味儿，问小董，小董说不知道。

那一夜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？

明月最近在积极尝试一种针对山区小学英语教学的新模式。

爱因斯坦曾说过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，她开展了课前三分钟英语热身活动，轮流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一些有趣的英文小故事、笑话或唱一首英文歌曲，积极开展课后“英语角”“英语对对碰”，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是她善于运用“表扬”这个武器，有针对性地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。

虽然这种教学模式试行不久，可明月已经看到成效。从最近几次的测验成绩以及课堂表现来看，优生和差生的差距已经明显减小。这也是最让明月感到欣慰的事情。

不过，明月最近的表现有些反常。她变得敏感、沉默。不再同孩子们说说笑笑，下了课，不是闭门整理教学笔记，就是像现在这样，捧着碗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吃饭。

院子里响起一阵欢腾雀跃的叫声。郭校长面色一喜，低声说了句“关

山来了”，就朝门口走。走到门口，发现后面没人跟上，不由得讶然回头，看向坐在木板凳上如同木桩似的明月。

“关山来了，小明老师！”屋里光线昏暗，她面色煞白郭校长也没发现。她愣怔一瞬，低低地应了一声，扶着桌子站起来。

郭校长早迈开大步走到院子中央，握住关山结实的手臂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喜悦道：“都好着了？”

关山咧开嘴，笑得灿烂，“好了。”他昨天就能过来了，可周日学校放假，他没什么借口来，可今天不一样，他是体育老师，今天有他的课。

郭校长不放心，摸着他的腿询问情况，关山一边耐心回答郭校长的问题，一边把目光投向教室东面的宿舍。终于，等郭校长把该问的都问完了，他才卸下军帽，挠了挠头发，轻声问道：“明老师呢？她不在吗？”

郭校长愕然一怔，转身看着黑乎乎的伙房，纳闷说：“这孩子，咋还待在屋里呢！小明老师——小明老师——关山来了！”

大约十秒过后，从伙房里磨磨蹭蹭地走出一抹纤细窈窕的身影。

关山的眼睛赫然一亮，主动招呼道：“明老师——”

明月抿着嘴唇，抬起头，注视着与她相隔三四米远的关山。

这是自那夜陪护他之后，他们第一次见面。前后也有一周多时间，这期间，她有无数次的机会去转信台探望他，可她并没有去，反而是要麻烦董晓东到学校来补习功课。

真正的原因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在躲关山。

无意中知晓的秘密，瞬间撕裂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，而这个秘密，像是一道险峻的沟壑横在他们之间，向前迈出一步，就是万丈深渊。她怕伤到自己，更害怕伤害到他，所以，她在仓皇逃窜之后，选择了逃避。

人恐惧时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。她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是出于一种保护的本能。不仅保护她自己不受伤害，也要保护关山不再受伤，不再执迷不悟地错下去。

她有恋人了。他曾当着她的面，向沈柏舟保证他和她之间只是纯洁的友谊，她深信不疑，因为她从未把他当成朋友之外的人。

她胸怀坦荡，以为他也同她一样，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，可是没想到……他……他竟说……喜欢她。难道，他一直暗恋着她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
明月的心情格外复杂难言，换做其他人，她早就严词以对，让对方无地自容了。可她偏偏无法对关山发火，甚至连生气的念头都不曾有过，因为他对她的关心和爱护，是一种用言语无法形容的好。

与沈柏舟恋人间的宠爱不同，关山待她，更像是朋友、老师，甚至是亲人。他的眼神永远那么磊落光明，他的笑容永远那么灿烂亲和力十足，他的言语永远那么入心入理。他默默为她付出，为她做一切可能的事，这样的男人，让她如何去指责、去苛待呢。

她做不到。所以，只能选择逃避。与其说是逃避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他更加贴切。

她不愿意让他因为她的原因而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他那么聪明、豁达，应该很快就能明白她的想法，应该能够理解并赞同她现在的立场。

“你……好了？”明月憋了半天，总算憋出来一句不像样的问候。

关山看着她，目光里隐隐透着喜悦，“好了。我过来给孩子们上课。”

明月点点头，视线在他的右腿停顿了一瞬，说：“哦。那你小心点，不要跑动。”

关山微笑说好。

明月垂下眼睑，不再看他，“那我先回宿舍了，你忙……”说罢，不等关山回答，她就像只受惊的白兔一样，脚步匆忙地走了。

看着明月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关山的黑眸渐渐变得幽深黯沉。

郭校长蹙起眉头，亦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明月离去的方向，愣怔了片刻，叹口气说：“这孩子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看起来怪怪的。”

关山心中一动，低头摸了摸孩子们的头，“你们先去球场热身，我马上就来。”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关山看着郭校长，黯沉的黑脸骤然间变得通红，他目光闪烁地说道：“我可能……可能在意识不清的时候对明老师说了不该说的话。”

郭校长的心咯噔一沉，看着神色窘迫的关山，他抖了抖嘴唇，哑声问道：“说了什么？”

关山捂着额头，一副懊悔愧惭的模样，默然片刻，说：“我……我可能向明老师告白了。”

郭校长的眼皮上下打架一样，急速眨动了几个来回，颤声说道：“你真说了！”

关山回头看了看明月的房门，苦恼地说：“您觉得呢。除了这个原因，她怎么可能一周多的时间不去转信台。”

是啊，她就那样反常地把自己关在学校里，没日没夜地捣弄教学笔记，之前，他还想不明白原因，现在关山这么一说，他顿时茅塞顿开。

这孩子，居然自己扛起这么重的心事，谁也没给说。

那天，关山上完体育课被郭校长留下来吃饭，可是明月却说去宋华家取东西，没吃午饭就走了。后来，连着两周，关山到学校上课都没能见到明月，答案已经非常明显，明月的确在逃避他。

想来，他受伤那一夜必定说了不合适的言语，引来明月反感和警惕，所以，她才连做普通朋友的机会都不肯留给他。

说起来关山有些冤枉。他不曾谈过恋爱，却先尝到了失恋的滋味。那种被否定、被轻视、被疏远的无力感和愧惭感，时常折磨着这位孤独寂寞却不懂如何纾解情绪的军人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转信台持续笼罩在一片低气压里。虽然关山从未说过什么，但董晓东已然从日常生活中显露出的种种不寻常的细节觑到端倪。

譬如说，明月忽然不到转信台来了，就连辅导课的上课地点也从转信

台改为学校，她也不来转信台打电话了。

又譬如，关山伤愈之后忽然变得消沉、沉默。除了每周去给孩子们上体育课，其余时间，他再没主动去过学校。随之而来的，是他上山的次数多了，半夜失眠的次数多了，他像个发了疯的工作狂，短短十几天时间，他就损耗耳机1个、手键2个、电子键2个，消耗抄报本近五十本。

当过通信兵的人都清楚，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。董晓东怕他这样下去身体会出大问题，他思虑再三，决定找明月谈一谈。

这天辅导课结束，明月给董晓东布置了作业，又去伙房端来一盘素饺子，给董晓东当消夜。董晓东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偷瞄低头看书的明月。

“你看我做什么？”明月忽然抬头，抓住偷看她的董晓东。

“啊，我有吗？”董晓东想赖账。

“你有。董晓东，今天上课你心不在焉，总是在偷看我，为什么？难道你有话想问我？”明月黑黝黝的眼睛盯着董晓东，看得他一阵心虚。

董晓东摸了摸鼻子，垂下眼皮自嘲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啥都瞒不过你。”

他把空盘子推到一边，小大人似的神情严肃地说：“我的确有事想和你说，只是怕你不愿意听，因为……因为和关山有关。”

明月搁下笔，双手交握放在资料书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董晓东，说：“你说吧，我听着。”

董晓东愕然愣住。和预想中的结果完全不同，他一时间竟有些接受不了。他用力眨眨眼，端起桌上的饺子汤一口气喝了半碗，润了润喉咙，顺带着缓了缓激荡震愕的情绪。心想这说不定是关山最后的机会，于是，他鼓起勇气，说道：“明老师，我知道，这话不该我说。可关站长，他最近过得太惨了。我看不下去，想为他说句公道话。明老师，你觉得暗恋一个人，是有罪的吗？”

明月想了想，摇头，“没有罪。”一个人把暗恋藏在心底，不公开，不打扰，这已经很难得了，怎么会有罪？

“那关站长暗恋你，却被你发现”，这就是非人之心吗？对不是他选择的话，他宁可那晚上一个人被高烧烧死，也不想意识不清的时候，把内心深藏的秘密向你袒露出来。明老师，你知道关站长有多自责和愧恨吗，你也清楚，他以前就是一个不多话的人，现在变得更加沉默了，为了排解心中的痛苦和烦恼，他现在每天像个疯子一样除了爬山就是在机房训练，要么，就是立在门口，看着学校的方向发愣。明老师，今天我若是再不替他说话，这辈子，他恐怕也不会主动找你解释那天的事。其实，我觉得你们没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分上，对不？关站长的人品、性格如何，不用我在这里帮腔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他也从未想过去打扰你，去破坏你和你男朋友的感情，若不是这次受伤，他暗恋你的秘密，估计要烂在他的肚子里，一辈子也不会让你知道。明老师，你就不能原谅关站长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为了惩罚自己，居然想留在大山，留在高冈，不回去了！”

“啪！”明月赫然起身，扔下书本，朝门口疾步走去。

董晓东赶紧起身去追，“明老师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转信台——”

转信台里，郭校长正陪着关山喝闷酒。两个不能喝酒的男人，各自倒了一口杯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小口抿着酒。

这还是明月上次为他擦身时剩下的半瓶酒。其实部队明令规定士兵不许饮酒，转信台却违反规定常年备着一瓶“烧刀子”，不是关山有多桀骜不驯，而是怕野外巡线时抵御不住山区的奇寒天气，偶尔喝上一口暖心提神用的。董晓东刚来的时候，不习惯这种烈酒，可经过一年的磨砺和锻炼，他现在差不多能喝上二两。

郭校长自肺病复发后，被迫戒酒，可今天不同往日，他坚持倒了小半杯酒，陪着关山。“关山呐，莫说明老师有对象，就是她没找人家，是独身女子，她也不属于这片大山，不属于高冈，她总归是要回城去的。我以前

就提醒过你，你还记得吗？”郭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道。

关山拿起酒杯，一仰脖，喝下杯中酒。辛辣刺激的高度酒像是一团火从喉咙一直烧到肺腑，他紧蹙浓眉，感受着体内烧灼般的痛楚与羞惭、懊悔等等情绪的碰撞。

郭校长看着双目赤红如血的关山，不由得一阵心疼。他抢了关山的酒杯，呵斥道：“不要命了么，咋还跟酒斗上了！”

关山嘴角一撇，露出惨笑模样，“那我能怎么办，能怎么办……”

无数次想鼓起勇气向明月道歉，想恳请她忘了他的浑话，他们还做回以前的朋友。或是干脆就此疏远，他再也不要想她，不再去学校，只等两年过去，她离开高冈，从此后，两不相干。

可事实偏偏打脸，他既没有向明月澄清解释的勇气，也忘不了她。不仅忘不了，而且那些过往的回忆，犹如刻在脑子里的雕塑一样，再也无法抹平忘却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是他最想念她的时刻。她灿若星辰的黑眸，明媚鲜亮的笑容，白皙纯净的肌肤，她的一颦一笑，一喜一怒，都那么生动地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
相思不露，只因已入骨。谁也无法体会他将相思融入骨髓，深入血脉，并随着他心脏跳动呼吸时所带来的疼痛和悸动是多么的令人震撼。

他想，他不仅仅是喜欢上明月。他应该是爱上她了。

郭校长经历过和宋华恋而无果的爱情，所以，他特别理解关山此刻的感受和内心剧烈的疼痛。曾经，他也像关山一样消沉绝望，曾经以为自己熬不过感情这道坎儿。

可是，没有什么伤痛是时间和光阴治愈不了的，即使治愈是假象，它也会暂时结痂，不再鲜血淋漓，令人感到绝望和恐惧。

但他不希望关山步他的后尘。一个人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，坚守一生，那种孤独寂寞的滋味，他不想让关山再去尝试。

“我也没什么能帮到你的。关山，我劝你一句，别独自承受痛苦，去找